

卷第一百四十一 徵應七（人臣咎徵）

孔子 蕭士義 王導 謝安 庾亮 王仲文 諸葛侃 劉波 鄭微 周超 謝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劉興道 郭仲產 沈慶之 孔子

孔子謂子夏曰：「得麟之月，天當有血書魯端門。」孔聖沒，周室亡。子夏往觀，逢一郎云：「門有血，飛為赤鳥，化而為書云。」（出《說題辭》）

蕭士義

後漢黃門郎蕭士義，和帝永元二年被戮。數日前，家中常所養狗，來向其婦前而語曰：「汝極無相祿，汝家尋當破敗，當奈此何？」其婦默然，亦不駭。狗少時自去。及士義還內，婦仍學說狗語。未畢，收捕便至。（出《續異記》）

王導

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。導甚惡之，潛為祈禱者備矣。後作屋，忽掘得一窖錢，料之百億。大不歡，一皆藏閉。俄而長豫亡。長豫名悅，導之次子也。（出《世說新書》）

謝安

東晉謝安於後府接賓。婦劉氏，見狗銜安頭來。久之，乃失所在。是月安薨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庾亮

晉庾亮初鎮武昌，出石頭，百姓看者，於岸上歌曰：「庾公上武昌，翩翩如飛鳥；庾公還揚州，白馬牽流旒。」又曰：「庾公初上時，翩翩如飛鴉；庾公還揚州，白馬牽旒車。」後連徵不入，尋薨，還都葬之。（出《世說新書》）

王仲文

王仲文為河南主簿，居緱氏縣。夜歸，道經大澤中，顧車後有一白狗，甚可愛，便欲呼取。忽變為人，形長五六尺，狀似方相，或前或卻，如欲上車。仲文大怖，走至舍，捉火來視，便失所在。月餘日，仲文將奴共在路，忽復見，與奴並頓伏，俱死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諸葛侃

葛侃，晉孝武大和中於內寢婦高平張氏窗外聞有如雞雛聲，甚畏。驚而視之，見有龜蛇之象，似今畫玄武之形。侃位登九棘，而竟被誅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劉波

劉波字道則，晉孝武太元年，移居京口。晝寢，聞屏風外悒咤聲。開屏風，見一狗蹲地而語，語畢自去。波，隗孫也，後為前將軍，敗見殺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鄭微

晉時信安鄭微，少見一老公，以囊與微，云：「此是命，慎勿令零落。若有破碎，便為凶兆。」言訖，失所在。後密開看，是一梃炭。意甚秘之，雖家人不知也。後遭盧龍寇亂，恒保錄之。至宋永初三年，微年八十三，疾篤，語弟云：「吾齒盡矣，可試啟此囊。」見炭悉碎折，於是遂卒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周超

宋初，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。在江陵，妻許氏在家，遙見屋裡有光，人頭在地，血流甚多。大驚怪，即便失去。後超被法。（出劉義慶《幽明錄》）

謝南康

宋永初三年，謝南康家婢行，逢一黑狗，語婢曰：「汝看我背後人！」婢舉頭，見一人長三尺，有兩頭。婢驚怖返走，人狗亦隨婢後。至家庭中，舉家避走。婢問狗：「汝來何為？」狗云：「欲乞食耳！」於是婢與設食，並食食訖，兩頭人出。婢因謂狗曰：「人已去。」狗曰：「正已復來。」良久沒，不知所在。後家人死喪。（出《續搜神記》）

傅亮

宋永初中，北地傅亮為護軍。兄子珍，住府西，夜忽見北窗外樹有物，面廣三尺，眼橫豎，狀若方相。珍遑遽，以被自蒙。久乃自滅。後亮被誅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王徽之

王徽之，宋文帝元嘉四年為交州刺史。在道，有客，命索酒炙。炙至，取自割之，終不入。投地怒，顧視向炙，已變為徽之頭，又睹其首在空中。至州便殞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劉興道

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，罷郡住齋中，安床在西壁下。忽見東壁邊有一眼，斯須之間，便有四。漸漸見多，遂至滿室。久乃消散，不知所在。又見床前有頭髮，從土中稍稍繁多，見一頭而出，乃是方相頭，奄忽自滅。劉憂怖，沈疾不起。（出《續異記》）

郭仲產

宋郭仲產為南郡王從事。宅有枇杷樹。元嘉末，起齋屋，以竹為桷。竹遂漸生枝葉，條長數尺，扶疏蒼翠，鬱然如林。仲產以為吉祥。俄而同義室之謀，被誅焉。（出《渚宮故事》）

沈慶之

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，上不許。慶之曰：「張良名賢，漢高猶許其退。臣有何用，為聖朝所須？」乃啟頹流涕。帝有詔，授開府，便詣廷尉待罪。慶之目不識字，手不知書，而聰悟過人。嘗對上為詩，令僕射顏師伯執筆，慶之口占曰：「微生值多幸。」得逢時運昌，衰朽筋骨盡，徒步還南岡。辭榮此聖代，何愧張子房。」並歎其辭意之美。慶之嘗歲旦夢人語謂之曰：「此為大。」

覺而歎曰：「兩疋八十尺，足度無盈餘，老子今年不免矣。」其年，果為原（按《宋書》：「廢帝紀元景和，」「原」疑「景」之誤。）和所誅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